

Research on the Financial Risk of Muyuan Co., Ltd. Based on the Hog Cycle Perspective

Zhao Wang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Muyuan Co., Ltd., a leading enterprise in the highly cyclical pig farming industr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fluctuations in the "pig cycle" impact corporate financial risk. Analyzing the company's financial data from 2019 to 2023, the study examines financial risk across four dimensions: financing, investment, operations, and profitability. The findings reveal distinct risk patterns. In financing, excessive reliance on debt has created significant repayment obligations and elevated refinancing risk. For investment, a counter-cyclical, heavy-asset expansion strategy has generated sustained substantial net cash outflows while yielding low asset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perationally, inventory management challenges and slow total asset turnover have contributed to asset illiquidity. Regarding profitability, roller-coaster-like earnings fluctuations have led to an unsustainable dividend distribution policy.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Muyuan's financial risks stem from the interplay of exogenous industry cycles and its endogenous strategic choices. Specifically, its high-leverage, asset-intensive operational model amplifies the financial system's overall vulnerability during cyclical downturns.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other cyclical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in identifying and mitigating financial risks.

Keywords: Financial Risk; Debt Pressure; Cash Flow Management

“猪周期”视角下牧原股份的财务风险问题研究

王昭

华东交通大学

摘要: 文章以典型的周期性行业生猪养殖业为背景,以龙头企业牧原股份为例,深入研究“猪周期”波动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机制与具体表现。基于牧原 2019-2023 年的财务数据,研究从筹资、投资、营运及收益四个维度分析其财务风险。研究发现:在筹资层面,公司过度依赖债务融资,偿债压力巨大,融资风险凸显;在投资层面,逆周期的重资产扩张策略造成持续性的巨额现金净流出,资产利用率低下;在营运层面,存货管理承压、总资产周转缓慢共同导致资产流动性僵化;在收益层面,盈利能力呈“过山车”式波动,引致了不可持续的股利分配政策。这说明牧原股份的财务风险是外生行业周期与内生战略模式叠加共振的结果,其高杠杆、重资产的运营模式在周期下行阶段放大了财务体系的整体脆弱性。本文可为周期性农业企业识别与管控财务风险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警示。

关键词: 财务风险; 债务压力; 现金流管理

1 引言

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与贸易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我国生猪养殖行业正面临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该行业长期受到“猪周期”现象的困扰,价格波动引发的企业经营风险备受关注。特别是近年来,在饲料成本持续上涨、疫病防控压力增大、环保要求不断提高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生猪养殖企业的稳健经营面临严峻考验。牧原股份作为采用“全自养、一体化”模式的行业代表,其重资产运营特性使得财务风险在周期波动中表现得尤为典型。本文基于 2019-2023 年财务数据,从筹资、投资、

营运到收益构建完整的分析框架，探讨猪周期背景下企业各环节财务风险的具体表现与传导机制，旨在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为周期性行业企业构建风险预警体系和提升财务韧性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实践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猪周期相关研究

我国学界对于生猪行业及其周期的研究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初。张晨等（2013）对生猪市场进行研究发现，我国生猪价格波动整体上主要趋向发散型蛛网，说明我国生猪行业受周期影响比较大^[1]。张喜才（2012）发现重大疾病生猪疫情往往导致生猪及相关农产品价格出现广泛而持续的波动，进而对饲料市场及其他替代品价格产生深远影响^[2]。石自忠（2023）等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更对生猪产业链产生了显著的冲击效应，使得整个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3]。在生猪期货市场方面，邓凌霏和庞金波（2014）进一步探讨了生猪期货上市的前提条件和基础要素，认为此举对我国具有实践意义^[4]。

2.2 财务风险相关研究

我国财务风险研究最早是研究风险的定义，基于财务活动的本质内涵，向德伟（1995）对财务风险进行了系统剖析，将其分解为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资金回收风险等多个维度^[5]。张敏（2008）表示认为分析不同行业时，应该结合行业特色进行财务风险差别分析，不能仅凭一种单一的评价体系，需要结合行业特征^[6]。财务风险的发生并非只受单个因素的影响。周霞和陈光明（2012）的研究深入探讨了财务风险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外部市场波动和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对财务风险的显著影响^[7]。财务风险的产生受多种因素影响，以李波（2021）对上市公司舞弊的研究为例子，企业内经营不善、外部行业竞争加剧以及公司治理体系缺失等因素均可能加剧财务风险，从而导致一众企业陷入破产困境^[8]。

2.3 文献评述

现有研究为理解猪周期特征和企业财务风险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明显的研究缺口。一方面，猪周期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层面的价格波动规律及政策影响，缺乏与微观企业财务行为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财务风险研究虽形成了系统的分析框架，却较少考虑生猪养殖这一强周期行业的特殊性。本文的创新在于将宏观周期与微观财务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以牧原股份为例，深入剖析猪周期对企业筹资、投资、营运及收益各环节财务风险的传导机制，弥补现有研究中宏观行业分析与微观企业财务相脱节的不足，为理解周期性农业企业的财务风险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3 生猪行业特征及财务影响分析

3.1 行业发展背景

在我国肉类消费结构中，猪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占有率始终保持在 50% 以上。从供给端来看，2023 年我国猪肉产量达 5794 万吨，同比增长 4.6%，全国自给率高达 98% 左右，产量与消费量基本实现供需匹配。从产能变化看，2019 年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生猪存栏量降至 3.1 亿头。经政策扶持，2021 年存栏快速恢复至 4.49 亿头。当前猪周期自 2022 年 3 月启动至今仍在延续，2023 年出栏量增至 7.27 亿头，而存栏量降至 4.34 亿头，其中能繁母猪存栏下降 5.7%，显示行业正处于产能优化阶段，行业的不确定性正在加剧。

3.2 猪周期行业价格波动的特征

生猪价格周期的核心驱动因素源于供给端，主要涉及养殖周期、生产规模与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我国生猪市场以散户及小型养殖场为主，其生产决策多依赖历史经验：在价格上涨时倾向于盲目扩产，价格下跌时则集中退出。由于生猪养殖周期较长，从生产决策到市场供给显现存在约一年的滞后期，这种基于滞后信息的集体行为往往加剧供需失衡。从供应链角度看，养殖成本是另一关键因素。近年来饲料成本持续上涨，

而散户普遍缺乏运用金融工具对冲原料价格风险的能力，使得成本压力直接传导至市场价格，进一步强化了周期的波动特征。

3.3 周期性波动对企业财务结构的影响

行业周期性波动对企业财务结构的影响具有系统性，其传导路径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首先是资产结构方面，产品价格下跌导致核心资产价值缩水，专用固定资产产能利用率下降，形成资产沉没与固定成本攀升的双重压力；其次是负债结构方面，盈利恶化削弱偿债能力，短期债务风险凸显，期限错配可能引发流动性危机；再次是现金流方面，经营现金流入枯竭，外部融资渠道收窄，内外造血功能双双受阻；最后是权益结构方面，持续亏损侵蚀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规模缩减推高资产负债率，进一步损害企业信用资质。

4 牧原股份财务风险分析

4.1 公司简介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成立于 2000 年，历经二十余年发展，已构建起集饲料加工、生猪育种、种猪扩繁、商品猪饲养、屠宰肉食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生猪养殖与销售、生猪屠宰等环节，主要产品包括商品猪、仔猪、种猪以及白条、分割品等猪肉产品。截至 2023 年末，公司已在全国布局多个养殖基地，全年生猪出栏量达 6381.6 万头，凭借其独特的“全自养、一体化”经营模式，牧原股份在生猪养殖行业形成了显著的规模优势。

4.2 牧原股份的扩张模式与财务风险的积累

4.2.1 重资产扩张模式下的规模增长路径

牧原股份的增长路径深刻体现了其“全自养、一体化”的重资产模式。公司通过自建大型养殖场、母猪场及配套饲料厂的方式，实现对生产各环节的全程控制。这种模式虽有利于保障生物安全与生产标准化，但也决定了其规模增长必须依赖于持续的、大规模的资本性投入。如表 1 所示，2018 年至 2023 年，公司资产总额从 298.42 亿元急速扩张至 1954.05 亿元，增长了约 5.5 倍。这种增长主要由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生产性生物资产等非流动资产驱动，形成了巨大的刚性折旧摊销成本。因此，其规模增长路径在带来行业龙头地位的同时，也埋下了固定成本高企、资产流动性较弱的财务隐患。

表 1 2019 年-2023 年牧原资本结构表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资产总额（亿元）	528.87	1226.27	1772.66	1929.48	1954.05
流动负债（亿元）	181.69	435.43	782.32	781.67	946.59
流动负债占比（%）	34.35	35.51	44.12	40.52	48.44
非流动负债（亿元）	30.06	129.79	304.3	267.1	267.09
非流动负债占比（%）	5.68	10.59	17.16	13.85	13.67
所有者权益（亿元）	317.12	661.05	686.04	880.7	740.37
所有者权益占比（%）	59.95	53.92	38.69	45.66	37.89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由作者梳理编制

4.2.2 债务期限错配与流动性风险的形成

为支撑上述重资产扩张，牧原股份主要依赖债务融资，并形成了显著的“短债长用”期限错配结构。由表 1 可见，公司的流动负债占比始终处于高位，2023 年达到 48.44%，这意味着近一半的债务需要在一年内偿还。这种融资策略在行业景气、融资渠道畅通时，能够以较低成本快速获取资金，助力规模飞跃。然而，它将长期资产投资建立在短期负债的基础上，一旦外部融资环境收紧或经营现金流萎缩，企业将面临巨大的

短期偿债压力。这种结构性缺陷使得公司对现金流中断的敏感性极高，流动性风险在不断积累中加剧。

4.2.3 行业下行周期中的风险暴露机制

当生猪养殖行业进入深度下行周期，牧原股份前期积累的财务风险通过三个关键渠道集中爆发，并形成相互强化的负向循环机制。

在经营层面，持续低迷的生猪价格导致公司主营业务陷入经营困境，核心造血功能受到严重削弱。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显著下降，难以有效覆盖当期债务本息，使得企业偿债能力面临严峻考验。在融资层面，资产流动性与融资能力形成双重约束。一方面，公司核心资产因行业特性难以快速变现；另一方面，经营亏损导致净资产规模持续收缩，直接影响了企业的信用资质。随着金融机构风险偏好的下降，公司外部融资渠道明显收紧，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呈现持续萎缩态势。尤为关键的是，固定成本与财务费用形成的双重挤压效应日益凸显。在营业收入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公司仍需承担庞大固定资产带来的刚性折旧支出，同时偿付巨额有息负债产生的利息费用。这两项固定成本严重侵蚀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即便公司已主动控制资本开支规模，但前期资产积累带来的成本压力依然持续存在。这就导致了，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直接削弱了资本实力，资产负债结构的恶化又进一步制约了融资能力，而现金流的紧张则限制了企业的经营灵活性，这种跨报表的风险传导最终使公司陷入“盈利下滑-资产减值-融资受阻-流动性紧张”的负向循环

4.3 牧原股份财务风险的具体表现

4.3.1 筹资风险

筹资风险主要识别企业是否存在由于企业内部管理和外部市场宏观变化而导致的债务无法偿还的风险。本文根据牧原股份的筹资活动现金流量表结构来分析企业筹资风险。牧原股份 2019 年-2023 年筹资活动现金流量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2019-2023 年筹资活动现金流量表

单位：亿元

年份	2023	2022	2021	2020	2019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0.69	97.24	0.02	56.42	140.31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10.30	17.70	0.02	51.50	7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716.49	665.77	492.82	327.26	102.2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85	-	0.06	0.06	0.03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28.03	763.01	492.9	383.73	242.55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33.66	642.50	246.51	87.8	129.99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77.47	41.91	89.67	34.14	8.84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11.85	3.57	15.01	10.15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4.90	54.39	15.01	0.55	0.07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96.04	738.8	351.19	122.49	138.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99	24.21	141.71	261.24	103.66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

根据上表 2 所示，牧原股份的筹资风险集中表现为其对债务融资的高度依赖与行业现金流强周期性波动之间的固有矛盾。当行业处于上行周期时，丰厚的利润与乐观的预期驱动公司通过大规模举债进行快速扩张，这直接体现为“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从 2019 年的 102.20 亿元猛增至 2023 年的 716.49 亿元。然而，这种扩张模式使得公司的财务结构变得异常脆弱。一旦猪周期反转进入漫长下行阶段，风险便急剧暴露：其一，巨额的刚性偿债支出与萎缩的经营性现金流形成尖锐冲突。数据显示，公司“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常年维持在数百亿高位，这意味着在猪价低迷、自身“造血”能力衰竭时，公司必须依然依靠“借新还旧”来维持流动性，其“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从 2020 年的 261.24 亿元峰值骤降至 2023 年的 31.99 亿元，清晰地表

明其融资渠道正在收窄，借新债的难度与成本均在上升。其二，高企的债务规模带来了沉重的固定财务负担，“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持续增长，这在周期低谷中会加剧亏损，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牧原股份的筹资风险本质，在于其用高杠杆的、刚性偿付的融资工具，去对抗一个强周期的、现金流极不稳定的行业特性，从而在周期下行时面临着巨大的流动性压力和再融资风险。

4.3.2 投资风险

企业投资风险是指在资本配置过程中，由于市场环境动态变化、行业竞争格局演变以及技术迭代更新等多重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实际投资回报与预期收益产生显著偏差的可能性。牧原股份 2019-2023 年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2019-2023 年牧原股份投资活动现金流量表

单位：亿元

年份	2023	2022	2021	2020	2019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7.59	3.05	-	23.05	23.4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0.16	0.01	0.06	0.39	0.2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0.58	0.46	0.15	0.09	0.85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0.21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33	3.52	0.21	23.74	24.5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70.16	157.39	358.52	460.71	131.21
投资支付的现金	30.36	5.41	1.36	16.30	21.29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0.26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0.52	162.80	359.89	477.27	152.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19	-159.29	-359.68	-453.53	-127.99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

从表 3 可知，牧原股份的投资风险突出表现为其“逆周期”的重资产扩张战略与行业现金流剧烈波动之间的巨大矛盾。当猪价处于高位、行业景气度旺盛时，公司基于乐观预期进行了激进的资本开支，其“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在 2020 年达到惊人的 460.71 亿元，2021 年也高达 358.52 亿元。这种大规模、连续性的现金净流出意味着公司将通过经营和筹资获得的大量资金沉淀为固定资产。然而，一旦猪周期转入漫长下行阶段，风险便随之凸显：其一，巨大的前期投入形成了高额的固定成本，在猪价下跌时严重侵蚀利润，使得盈亏平衡点被大幅抬高。其二，为维持现有产能和完成在建工程，公司即使在行业低谷期仍需维持相当规模的投资支出，这构成了刚性的现金流出，与周期性萎缩的经营性现金流入形成尖锐冲突，加剧了资金链的紧张状况。因此，牧原股份的投资风险核心在于，其近乎“教科书式”的逆周期投资在理论上旨在抢占市场份额，但在实践中却极易因对周期长度与深度判断偏差而导致过度投资，使公司在下行期背负着行业中最重的资产负担和最巨量的现金流出的双重压力，从而显著放大了财务的脆弱性。

4.3.3 营运风险

在猪周期视角下，牧原股份的营运风险主要表现为资产运营效率与行业周期性波动的深度绑定，这种绑定在下行期会显著加剧公司的财务压力。牧原股份 2019-2023 年的营运能力指标分析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2019-2023 年牧原股份营运能力指标分析表

年份	2023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643.74	799.8	1018.31	3205.64	2572.73
存货周转率(次)	2.68	2.83	2.36	1.56	2.00
总资产周转率(次)	0.57	0.67	0.53	0.64	0.49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

如表 4 所示，牧原股份的营运风险集中体现为其资产运营效率与行业价格的强关联性，以及重资产模式在周期下行时导致的资产流动性僵化和整体运营效率低下的风险。其中存货周转率的波动直接暴露了公司在猪价波动中的经营困境。该指标在 2020 年降至 1.56 次的低位，这反映了猪价高位运行时公司面临的经营特点：通过主动或被动压栏增重导致大量活体存货积压。而当行业进入下行周期，维持特定周转率往往意味着公司需要以低价出售生猪来回笼资金，这种策略虽然保障了现金流，却直接侵蚀利润空间，甚至可能陷入“销售规模越大，亏损幅度越深”的经营困境。

与此同时，总资产周转率持续保持在较低水平，五年来始终低于 0.7 次，2023 年仅为 0.57 次，这凸显了重资产运营模式的固有风险。在行业景气时期投入巨资建设的固定资产群，面对下行周期的需求萎缩和主动减产，形成大量闲置产能。这些资产无法创造相应收益，却仍需承担折旧费用和维护成本，不仅造成资产利用效率低下，更使得固定成本难以有效分摊，从而加剧盈利压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应收账款周转率在 2020 年后出现的显著下滑。虽然其绝对值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如此急剧的下降趋势表明公司的销售策略可能正在发生被动调整。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疲弱的市场环境中维持客户关系与销售渠道，公司或不得不延长客户信用期限，这种选择虽然能在短期内支撑销售，但长期而言将增加账款回收风险与潜在坏账损失，是营运资金管理压力增大的重要警示信号。

4.3.4 收益风险

在猪周期视角下，牧原股份的收益风险表现为其盈利能力的巨幅波动与股利分配政策的内在矛盾，这直接影响了公司的内在价值稳定性和股东回报的可持续性。2019-2023 年牧原股份股利分配明细情况如表 5 所示。

表 5 2019-2023 年牧原股份股利分配明细表

年份	2023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净利润（亿元）	-41.68	149.33	76.39	303.75	63.36
未分配利润（亿元）	392.80	477.88	363.52	354.25	101.1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9	2.49	1.28	5.33	2.82
分红方案（含税）	-	每 10 股派 7.38 元	每 10 股派 2.48 元	每 10 股派 14.61 元	每 10 股派 5.5 元
现金分红金额（亿元）	-	40.03	13.2	54.92	12.13
股利分配率	-	29.64%	19.38%	27.41%	19.50%
净利润增长率(%)	-132.14	92.16	-74.85	348.97	1075.37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

从表 5 可知，盈利能力呈现“过山车”式的巨幅震荡，这是收益风险的直接根源。数据清晰地刻画了猪周期的剧烈影响：牧原股份的盈利能力呈现出典型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其净利润从 2020 年周期顶点的 303.75 亿元大幅下滑至 2023 年的亏损 41.68 亿元，而净利润增长率更是从 2020 年的 348.97% 急剧下降至 2021 年的负 74.85%，并在 2023 年进一步恶化至负 132.14%。这种从盈利高峰迅速跌入亏损低谷的剧烈变化，深刻反映出公司盈利基础对外部猪价波动的深度依赖，缺乏穿越行业周期的稳定盈利能力，导致公司估值与市场信心随之大幅波动，构成了根本性的收益不确定性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顺周期特征，与盈利周期高度吻合。在 2020 年实现 303.75 亿元净利润和 2022 年实现 149.33 亿元净利润的盈利高峰期，公司分别实施了 54.92 亿元和 40.03 亿元的现金分红，对应的股利支付率达到 27.41% 和 29.64%。这种盈利丰沛时期的慷慨分红策略不仅消耗了公司应对行业下行周期的关键财务资源，同时也与周期底部面临的巨额资本开支和偿债需求形成突出矛盾。更重要的是，当行业周期发生逆转、公司出现亏损时，现金分红立即中止，这种政策突变向市场传递出公司现金流状况和未来盈利能力的负面信号，进一步动摇投资者信心。

此外，公司在 2023 年出现巨额亏损的情况下，账面仍保有 392.80 亿元的未分配利润，这部分来自过去周期盈利积累的留存收益构成了未来股利分配的基础。然而，如果行业下行周期持续时间超出预期，持续的亏损将不断侵蚀这部分积累，不仅会危及公司未来的分红能力，更可能直接威胁到资本金安全，引发更深层次的财务危机。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牧原股份在“猪周期”背景下财务风险的全面剖析，得出以下结论：（1）公司面临的财务风险本质上是外生行业周期与内生经营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采用的“高杠杆、重资产”运营模式与生猪行业的强周期性特征产生共振，显著放大了企业在周期下行阶段的脆弱性。（2）财务风险在企业经营全链条中形成完整的传导机制，表现为为支撑逆周期投资而进行的高杠杆筹资，当下行期来临时，低效的营运能力无法支撑庞大的资产与债务规模，最终导致收益剧烈波动和现金流枯竭。（3）各类财务风险均可归结为现金流在时间、结构和规模上的结构性失衡，这一本质特征使企业在周期波动中面临持续的流动性压力。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在融资管理方面，企业需要着力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降低对债务融资的单一依赖，同时在行业景气阶段建立跨周期现金储备机制，为下行期预留充足的流动性缓冲。在投资策略上，应当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通过审慎评估资本开支和探索灵活资产模式，增强投资的逆周期预见性和战略灵活性。在运营管理层面，需要通过精益化存货管理和闲置资产盘活等措施，全面提升资产周转效率。企业应当建立与行业特性相适应的财务风险预警体系，通过引入周期敏感性分析和制定风险应急预案，构建全方位的风险防控机制。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企业在行业周期波动中的风险抵御能力将会大幅提升，进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 [1] 张晨, 罗强, 俞美莲.中国生猪价格波动的经济学解释[J].中国农学通报, 2013, (17): 1-6.
- [2] 张喜才, 张利庠, 卞秋实.外部冲击对生猪产业链价格波动的影响及调控机制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 2012, (07): 22-31.
- [3] 石自忠, 胡向东.疫情冲击、政策调控与中国生猪市场价格波动[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3, 44(01): 130-141.
- [4] 邓凌霏, 庞金波.我国生猪期货上市问题的研究综述[J].中国畜牧杂志, 2014, 50(18): 13-17.
- [5] 向德伟.企业财务风险控制初探[J].财会月刊, 1995, (06): 10-11.
- [6] 于富生, 张敏, 姜付秀, 任梦杰.公司治理影响公司财务风险吗? [J].会计研究, 2008, (10): 52-59+97.
- [7] 周霞, 陈光明.后金融危机时代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控制分析[J].会计之友, 2012, (01): 29-30.
- [8] 李波.上市公司财务风险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J].财务与会计, 2021, (22): 64-65.